



德雷耶迷案

「法」哈里·贝雷/著

群众出版社

多幅世界名画不翼而飞

8000万美元瞬间消失

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L'affaire Dreye

Harry Bellet



L' affaire Dreye

德雷耶迷案

「法」哈里·贝雷 / 著

王佳玘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雷耶迷案 / (法) 贝雷著; 王佳纪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14-4181-5

I. 德… II. ①贝…②王…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7416 号

德雷耶迷案

著 者: [法] 哈里·贝雷

译 者: 王佳纪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26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181-5 / I · 1719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L'AFFAIRE DREYER by Harry Bellet

Copyright © 2004 by NiL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Par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Conpyright © 2008 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 - 2007 - 5073

楔 子

苏黎世，2003年12月1日，20：00点

男人穿着一件崭新的绿色罗登厚呢大衣，大衣下是宽大的优质毛料西装，做工精良。他头戴一顶滑稽的插着翎毛的蒂罗尔小帽，鼻上架着一副厚框眼镜。同那些家财万贯的大资本家一样，他衣着整洁，行事持重，在瑞士银行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他的出租车停在一家瑞士银行的破门前，这扇门笨重不堪，嵌在灰色的石墙中，锃锃发亮。

司机熄了火，灭了灯，打开车门，四下打量一番，从后备厢里搬出了一个硕大的手提箱。要不是乘客给了他一笔极为丰厚的小费，他倒也乐得清闲，断不会如此殷勤备至。那箱子表面几乎要被打穿了，似乎还受过焊枪的灼烧。它的涂层已完全熔化，原来的材质也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被熏黑的防火金属外壳。司机把箱子放到银行门前，由一个门卫小心翼翼地接了

过去。接着，他又坐回温暖的车中，神情惬意地等待着他的乘客。大厅里，一位年轻的经理恭敬得体地问候了来访者。他走在前面，将访客带进一间镶着护板的办公室。护板是橡木质地，散发着蜂蜡的清香。

男人随身带着大衣，并没有穿，只是简单地披在肩膀上，他的帽子仍箍在头顶。他身形笔直，一只手把玩着箱子的保险锁。经理将钱一摞摞地放入点钞机中，却不惊讶于箱子的惨状——在电话里，这位新顾客为了说服经理帮他留门，已解释了迟到的原因：他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并随之引发了一场火灾。经理暗自庆幸：为了满足巨款持有者可能的需要，他的银行也选择了同一种加固型的箱子。如今他亲眼验证了这款设计的确安全可靠——航空公司客机上的黑匣子使用的也是这种合金。

“一共是一千四百九十八万欧元。”

男人点点头：

“不错。劳您久等，非常感谢。我今晚就走了。”

经理面露微笑：如有必要，这笔钱足以让整个银行通宵达旦。

“使用数字账户吗？”

“是的。”

“我们需要验证您的身份和国籍。很遗憾，这条法律自1990年起就开始实行了。我们将严格为您保密。”

“可以。不过，我听说，你们的金融中介——我想应该是财务托管人——他们是可以免除这种麻烦的……”

“确实如此。但这些中介人名下的数字账户是在那条法律被投票表决之前就签署生效的。事实上，只要存款超过五百万美金就可以考虑实行这项服务。不过，我们的手续费有点儿高……”看到他的顾客耸了耸肩，银行家拿起一张表格问道：

“您希望选择唯一的鉴别方式吗？”

“是的。”

“我需要一份您的字迹样本。”

“不。用指纹或视网膜采样吧。”

“很抱歉，我们还没有配备视网膜识别器。不过，指纹识别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您是否愿意把手按到这个玻璃上？”

男人把左手伸向扫描仪，电脑随之响起一阵嗡嗡声。

“好了。从现在开始，您是唯一有权提取这笔资金的人，这也要求您本人亲自前来提款。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没有这个指纹，电子转账是不可能完成的。当然，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账号和口令制定一份协议……”

“目前为止没这个必要。我热爱您的国家，很快会再来。我正在筹划几项投资。”

“我们可以为您的所有投资提供有效的建议……”

“这我可以肯定。谢谢。目前，你们可以按在你们看来较为恰当的方式经营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但要保留余额供我永久支配。”

男人笑了：要是让这位新任的绝顶能干的银行家知道这笔钱所支付的第一桩买卖就是刺杀某个人的话，他恐怕就不会如此热情高涨了。诚然，刺杀对象是个败类、恶魔、刽子手，男人并不肯定他的杀人理由会在苏黎世或别的地方得到认同，因此，他保持缄默。

经理谢过来访者，和他道别后又将其送至大门口。他注视着男人穿过马路向出租车走去。“哦，天哪！”他自言自语道，“我竟没有发现。大概是他所说的那起车祸造成的吧。”

这个男人是个跛脚。

1

三个星期前 巴塞尔，2003年11月9日

历经五六个世纪，大教堂的红色石墙依然坚固如初，见证着沧桑过往。教堂尖顶的投影下，莱茵河的对岸，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男人在发足狂奔。他从未如此拼命狂奔过，一路呼号不停。

黑夜笼罩着孤独公园。男人终于精疲力竭，他噤了声，却又大口喘着粗气，大概只有追他的人才能察觉到。突然，他的身后一声叫喊：

“别跑，小子！就想跟你聊聊！”

他不答话，只顾一瘸一绊地跑。由于双手被绑在胸前，要靠摇肩扭胯才能勉强保持平衡。穿过草坪的时候，鞋还给跑掉了一只，脚下更加跌跌撞撞。他仓皇穿过空无一人的儿童游乐场，慌乱间，大衣口袋又被长椅背刮破了。刚跑上一片沥青路面，就听身后咫尺之隔响起一声咒骂。他转过身，认出其中一个就是五分钟前，在公园另一角强行铐住他双手的家伙。他心神大乱，被环绕平台的矮墙猝然绊倒，从整整两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虽然手先触地但全身疼痛不减。他的双肘和下巴磕到了长满苔藓的台阶上，伤痕累累。台阶一直延伸到河岸。身后，追他的人已跳过了矮墙。他顾不上疼痛，飞快地爬起身，却在另

一个追他的人伸手抓他时一个踉跄，摔在黏湿的石头上，又重重跌进冰冷的河中。

顺水漂了片刻，他开始扑腾双腿向上挣扎，终于在浮出水面的时候拼命吸了口气。他看见袭击者飞快地踏上台阶与同伙会合。随即，两个家伙开始沿着河边的旧纤道紧追不舍。湍急的水流很快将落水者冲向远处莱茵河的中央。也许，他可以被冲到对岸的……可惜，那件曾令他引以为豪的厚重的驼毛大衣已浸满了水。他呛了口水，接着又是一口，等到了第三口，他再也没有浮上来。

追他的人刹住脚步，盯着水中的漩涡面面相觑，懊恼不已。其中一个高些的黑人壮汉弯下腰，叉着胳膊，呼哧呼哧地喘气说道：

“咱们得通报一声。”

“你去说，是你把他追丢的。”

“他拿膝盖撞我，这猪！”黑人嘟嘟囔囔地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喂……是我。不，没抓着……不，他掉水里了……不，我们不是故意的……就是想问问他，您也是这么交待的……他溜了……是，是个意外……不，我想他被水冲走了。”

2

纽约，11月10日

94号东方大街的人行道旁种着一株孱弱的欧洲山杨，一只大狗正肆无忌惮地将爪子伸向山杨树下的卷心菜。萨姆·亚当

斯在关上家门的时候恰巧看到了这一幕。他的小家是典型的赤褐色沙岩建筑，栖身在高楼耸立的曼哈顿城中。虽然是清晨时分，阳光却很暖和，城市中流动着印度夏日里的万千色彩。萨姆快步向 96 号大街的地铁站走去。他的步伐略显蹒跚却不失矫健。他的膝盖在隐隐作痛，但恰是那颗二十年前穿骨而过的子弹救了他的命：他在贝鲁特大爆炸的前一周因伤撤离，而同伴却在这场灾难中死去，他们被湮没在借以藏身的大楼瓦砾下，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萨姆如今的生活已与过去迥然不同，但他仍不免时常想起昔日的那场灾难。两年前，对世贸大厦的恐怖袭击唤醒了他所有尘封的记忆，并由此添加了新的印象，尤其是嗅觉上的冲击。他走进地铁准备去应付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他忖度着老板的意图，电话里不能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麻烦？也许是某位著名艺术家打算向他的一个委托人提起诉讼。这位委托人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为一次展览中止了交易。萨姆曾研究过大量的卷宗，认为委托双方大有希望达成友好协议。失和的起因是艺术家的赔偿要求，这些要求很难站得住脚，而此时萨姆又发现了一封信。艺术家在信中向当时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大吐苦水，他请市长介入此事，甚至要求以失职为由将馆长辞退。这位艺术家曾凭借支持美国左派的各种运动以及公然散播朱利安尼的激进言论而声名大噪。信中有一段萨姆尤为喜欢：艺术家抱怨道，与博物馆的交易已让自己快得精神抑郁症了，而且，他不得不取消了与阿拉斯加的朋友共钓鲑鱼的计划。如果他无论如何都决定上诉，萨姆认识的一些记者会很乐意将这样的文件公之于众。尽管这种手段不甚正当也有失高雅，但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避免被视作野心勃勃的告密者——虽然他的确如此——艺术家会乖乖作罢的，萨

姆对此深信不疑。

他一直微笑着走进弗洛德公司的办公室，这是一家位于洛克菲勒大厦的保险公司。

可惜，约见的原因与他方才的设想大相径庭。大厅里，接待客户的漂亮的亚裔小姐示意他快点儿进去，另一位严厉的褐发女秘书则告知老板在等他。萨姆推开一扇厚重的大门，门上用金字刻着老板的名字——罗伯特·W·芬Ⅲ。不过，一旦罗伯特离开视线之外，所有人都改叫他“矮子鲍勃”。这位名副其实的“一米五五”一看到萨姆出现在门口，就迈开小碎步，踩着厚厚的割绒地毯向萨姆径直扑来。

3

巴塞尔，11月10日

弗兰克·瓦得曼拿着他的大修剪刀，小心翼翼地走着：两日来的雨水将河岸冲刷得湿滑危险。天亮了，一些胆大的巴塞尔人已经踏上莱茵河下游的“中间桥”准备过河了。弗兰克听到了第一班电车的鸣声。他耸耸下巴，注视着久盼的阳光渐渐铺洒在小教堂清亮的屋瓦上。当年造桥的时候，小教堂先期建成，祖辈正是从那里将通奸的女人扔入河中的。

弗兰克是市镇的园艺工人，他负责为大教堂脚下的树木定期修剪，以免树枝会妨碍船只航行。最低处的枝杈浸在河里，上面挂满了被河水裹挟而来的垃圾。弗兰克强壮灵敏又勤勉认

真，这个四十多岁的格里松人热爱他的工作并且恪尽职守。他将一根过粗的树枝顺水固定住，以免它压坏下面的一艘驳船。他决定在锯掉树枝底部之前先将它绑牢，之后再把它抬高。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就用绕在手动绞盘上的绳索将树枝固定好。很快，木头就在电锯下屈服。接着，弗兰克开始拉动树枝，它慢慢地浮出莱茵河面。

弗兰克呆住了：露出水面的是一双手，它挂在树枝上，以祈祷的姿势交握在一起。他加快摇动手中的绞盘：这显然是一具尸体，一具缠在树枝上的男尸。他的两只手腕被一根白色的塑料绳绑在一起。园艺工人立刻认出了它：他将灌木树身固定到支架上时用的正是同样的绳子。

4

纽约，11月10日

女人随“矮子鲍勃”一起站起来，萨姆热情地问候了她：

“您好，海伦！”

“萨姆，见到您真好。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索斯比出什么事了？有麻烦了？”

自极其久远的年代起，萨姆所在的公司就开始为这家美国拍卖行作担保了。通常情况下，即使最可怕的灾难也都是通过律师信件解决的。不料这一次，公司的女副董竟会亲自出马。这位报界加封的“女沙皇”以一种在瓦萨尔养成的略显造作的

高雅口吻问道：

“您认识迈克·德雷耶吗？”

“当然。他在洛杉矶有一间画廊，在纽约这儿做经纪人。我在几次拍卖会上碰到过他。去年春天，我们曾在法国领事馆的招待会上同桌吃饭。”

“这小子不愧是法国人！”索斯比的女副董咆哮道，“我竟然忘了！我早该有所防备，他跟他们的混蛋头头一样无耻！骂他疯牛也不为过！”

萨姆觉察出事态的严重。纽约的雅皮士从不介意使用粗俗的字眼，但从这位铁娘子嘴里冒出来时，这些话便具有了某种别样的味道。他想起了一句老话：“美国人以为法国人不喜欢他们，美国人错了。法国人以为美国人喜欢他们，法国人也错了。”他的老同胞们在美国的坏名声由来已久。自上次伊拉克冲突之后，美国对法国的敌视已愈发狂热。

“我也有一半的法国血统，海伦。”萨姆说道，“在我印象里，德雷耶的口碑一直不错。”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在两周前把两幅高更的画交给他，还为另一笔买卖借给他一千万。他声称在跟一个大客户接洽。但之后，这个人就蒸发了，他甚至连电话都不接。”

“您的意思是？”

“帮我找到他，萨姆。高更的画是在您这儿投保的。对了，就像我们经手的那些画一样。您要帮我找到德雷耶。我想知道他说的那个客户是否确有其人。如果是假的，您帮我收回那些画，还有我们的钱。您可以向他保证，只要他立刻把所有东西都还回来，我们就不会拿他怎样。”

“真的吗？”

“萨姆！我们一旦收回自己的东西，自然会有律师教训他

的。至于以后，正好让他到布朗克斯^①的餐馆里刷刷盘子——如果不没收他的绿卡的话。不过这些，就不必让他知道了。”

5

巴黎，伊朗大使馆，11月10日

夜幕降临到巴黎上空，沉重的灰天鹅绒窗帘已经小心地拉上，不夜城的一切都被阻隔在外交官的办公室之外。柔软的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使馆代办身穿一套整洁柔滑的西装，里面是一件扣到脖领的精致衬衫。对面的两人也没有系领带——它已成了西方没落的标志。自伊朗出发经过漫长的旅途，他们的西服已经起了皱。不过，他们的黑目依旧炯炯有神。三个人都留了胡子。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们来这儿是为了找回两幅画？”

“不错，正是这样。这是德黑兰博物馆馆长的要求，他担心画已遭窃并向其兄伊玛目^②拉斯塔尼透露过这件事。是他派我们来的。”

代办不动声色，脑中却在飞速思考。他已听到一些传闻：有人指责馆长竟为了一己之私将自革命时期起就保存在博物馆内部的西方名作倒卖到国外。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这些传闻

① 纽约最北端的一区。

② 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

似乎出自穆斯林保守派之口，他们会想到以此为手段给一位明显亲改革派的人物造成困扰。但如果是这样，事情就更为复杂了：他在这两派间并不存在亲疏关系。在伊朗，同一家族的成员分列于政治格局对立两极的情况并不罕见。“逊拉尼耀”是全国最严酷的宗教党派，伊玛目拉斯塔尼与这一党派关系密切，他还领导着情报处里尤为隐秘的一支队伍。这些自卫队中的某个分队有时会在德黑兰突然现身，内行人可以通过他们乘坐的汽车辨认出来：永远簇新的车队——这在伊朗非比寻常——而且，根据他们调用的货轮的到港情况可以知道，所有车都是同种型号。那些泄露出来的关于拉斯塔尼各种活动的稀有情报并没有刺激到他，他并不想知道得更多。两个来访者大概是革命时期的老侍卫。从年龄看，他们甚至还可能是伊拉克战争中的老兵，是被派往沙特阿拉伯平原阵前扫雷的童子军中的生还者。通常，他们会骑在摩托车上，幸存下来的是极少数。眼前的两人有着同样的眼神：澄澈而又苍茫。

“在德黑兰失窃的名画怎么会出现在法国？”

“博物馆借出这些画办展览，以此作为国家的新开放政策。它们是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是美国的艺术家。这些画在革命时期被收缴，所有者是法拉·罗莎·帕勒维，她很喜欢这些画。它们虽算不上珍贵，却也价值不菲。”

他的邻座开口说道：

“它们曾出现在瑞士，后来被转送到这里，并作为展品在一个叫尼斯的城市展出。我们有证据证明它们已被运送出境并且出现在尼斯博物馆的参展目录里。法国博物馆馆长说他已在展览结束后将画作归还，但我们并没有收到。”

“那你们是希望我与法国政府交涉了？”

“不，目前还不需要。我们要先自己调查一下。”

代办的表情僵硬起来，这一细微变化没有逃出谈话者的眼睛。

“这是我们接到的命令。德黑兰博物馆馆长认为他丢了面子。他很不高兴。”

6

法瑞边境，11月10日

公主手握奥迪小轿车的方向盘，顺利通过了瑞士海关。她决定走日内瓦机场北部的辅路。发亮的沥青马路两旁是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夺目，暗处则蒙上了一层靛青色的影。空气异常干冷，海关人员想必更愿意在温暖的地方留守。

这想法令她面露微笑。她可不愿为多拉·玛尔^①画像的照片缴税——这幅表现毕加索悲情乡村的作品是她刚刚从巴黎拍卖会上大费周折才抢到手的。这不是钱的问题，它关乎原则立场。再说，这样才更有意思。她飞快地向后座瞟了一眼：照片仍在相框里，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平放在两个运动袋中间。其中一个她的，另一个是鲍里的。鲍里直挺挺地坐在副驾驶位子上，他的光头几乎要碰到车顶了。巨人此刻面色惨淡：他的女上司酷爱飙车且擅长此道，而他本人虽然可以气定神闲地穿过

^① 画家、摄影家，毕加索的主要模特之一。1936年与毕加索相识，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恋情。

最危险叵测的地方，可一旦方向盘离手，他会立刻变得心惊胆战。公主很清楚这一点：自出巴黎经过一个收费站之后，除了为一次不可思议的小解停过车以外，计速器的指针从未低过每小时 180 公里。汽车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的前几道山梁，公主从一连串的急转弯中享受到某种邪恶的快感。

轿车在高速行驶中猛地向左急转，鲍里连忙抓紧车门把手以免被巨大的惯性甩出去。在这惊险程度堪比汽车拉力赛的大转弯中，他最先看到了他们——三个海关职员已在三百米外靠近停车场的地方摆好了路障。

“临时关卡。”他平静地说道。

在其中一个职员的挥手示意下，奥迪停靠到路边的人行道上。这个职员留着两撇自行车把形状的漂亮小胡子，这显然比鲍里的胡子更令人印象深刻。

“夫人，先生，你们好。我能否看看你们的证件？”

公主摘下太阳镜，对他粲然一笑，一只手伸出摇下来的车窗，将两本护照递给他：一本是她的瑞士护照，另一本是鲍里的法国护照。

“你们去……”

“回家，我住在西利尼^①，长官先生。”

“没有要申报的吗？”

“不用了，没什么特别的。”

职员向车后座瞥了一眼，他看到了照片和运动袋，又重新转向女驾驶员。这是一位美丽非凡的女子，四十上下却光彩照人。她穿着得体，隐隐透出某种华贵的气度和奇妙的幽香。职员又看了看她的乘客，这个身穿名牌鹿皮夹克衫的男人虽然算不上明显的不搭调，但看起来却不那么放松。“这可是个不好

^① 瑞士小城。